

历史防身术

不懂历史，何以防身

不传秘法

仁寿六式 无量智慧心经

辟邪七章 祛魅金钟罩

寡耻实录 不智九诫

不义镜鉴 无知谱

孙玉祥 著

用历史来防身的意义在于：让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不发生在自己身上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历史防身术

不懂历史，何以防身

不传秘法

仁海六式 无量智慧心经

辟邪七章 祛魅金钟罩

寡耻实录 不智九诫

不义镜鉴 无知谱

孙玉祥著

用历史来防身的意义在于：让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不发生在自己身上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防身术 / 孙玉祥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7-308-14525-1

I. ①历… II. ①孙… III. ①世界史—通俗读物
IV.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1137 号

历史防身术

孙玉祥 著

责任编辑 谢 焕

封面设计 石 几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嘉兴华源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176 千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525-1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历史”能“防身”吗？

这本集子中所收录的是我近二十年来写的有关历史的文字。二十年，对个人而言，当然是一个可以容纳天翻地覆变化与万千感慨的时段，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啊！可对漫长的历史而言，又不过是沧海一粟，人类历史漫长得几乎可以忽视无数个二十年。这种对比，实际上正好凸显出有限人生与无限历史的对峙。在这种对峙中，我们能领悟什么呢？

或许，有限的我们能从无限的历史之中读出点什么？用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能不能从历史中读出一点“明智”？当然，这“明智”究竟是什么，因人而异：如果你是大人物，自不难从历史中“悟道”而像司马迁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如果你只是寻常百姓，像鲁迅那样，把自己视为进化历史上的“中间物”，“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的话，那读史，也起码可以让你“防身”，不至于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给打得晕头转向、进退失据以至于性命不保。

鲁迅就是例子。因为对历史的洞悉，所以鲁迅从来不主张将生命轻掷。在《不负责任的坦克车》一文中，他对那些怂恿年青人作无畏牺牲的挑唆者说：“你敢出来！出来！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鲁迅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你上了他们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似的充



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老实不客气，然后，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的笔法，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显然，这就是他从“历史”上读出的“防身术”：对敌人，不能赤膊上阵。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当有人鼓吹“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时，鲁迅就强调：“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他还进一步指出，只有“会觉得死尸的沉重”的民族，先烈的死才会转化为“后人的生”；如果将流过的血在记忆中淡忘，“不再觉得沉重”，先烈的牺牲将会白费。他强调说：“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其实，早在1925年3月11日，鲁迅在回许广平的信中，就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1930年5月7日晚上，李立三找到鲁迅，要他用真名写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时。鲁迅断然拒绝——熟读历史的鲁迅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自己不是祢衡，也不似许褚！

“历史”所以能让我们“防身”，重要的原因就是历史上类似的事情往往经常出现。因此，我们读懂了历史，就能避免重蹈覆辙，不再犯“历史错误”。这点，鲁迅在《读经与读史》一文中有这样的说明：“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账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开篇第一句，也这么说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为什么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就因为它是第一次，没有经验，



无从避免；而第二次之所以是“笑剧”，就是因为它已出现过一次，因而是可以避免的，而你却没有避免，所以可笑。何谓“读史使人明智”？这就是。

据说，摄影是门遗憾艺术，因为摄影是瞬间的艺术，而精彩的瞬间是稍纵即逝的。其实，写作也何尝不是遗憾艺术？这不仅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有“文不逮意，意不称物”的表达困难，无法尽善尽美；还因为从写作到出版沿途有不尽的拉扯牵绊，无法尽心尽意。但是，这书毕竟出来了，所以还是要感谢自己的耐心和编辑的努力。

是为序。

2016年12月20日于广州西郊“消永日斋”

目 录

内 炼 篇

仁海六式

孙权与威廉一世：不惧批评	/ 5
波茨坦离宫与贝格霍夫别墅：崇法敛权	/ 7
孟浩然与周邦彦：爱惜人才	/ 9
梁启超与钱锺书：逝者为大	/ 11
王竹溪与赵万里：雅量宽容	/ 14
杨绛与刘筠：敢于直言	/ 16

无量智慧心经

党进与张作霖：本色为人	/ 21
箕子与乾隆：目光长远	/ 22
沈德潜与解缙：给人台阶	/ 24
纪晓岚与布瓦洛：巧言秉真	/ 26
纪晓岚与钱锺书：实践至上	/ 28
鲁迅与汪曾祺：坚持己见	/ 30
庄子与朱元璋：曳尾涂中	/ 31



诸葛亮与爱因斯坦：质胜于量	/ 33
“怪人出”与王闾远：郢书燕说	/ 35
韩非与孟子：保持距离	/ 37
美军与日军：重视方法	/ 38
明长城与日本水饺：忠于职责	/ 40
喜欢看老皇历的日本人：弄清表里	/ 42
钱玄同与李敖：矫枉过正	/ 44
“屡败屡战”与“为国捐躯”：熟稔文字	/ 46
柳永与海望：闷声发财	/ 47
来俊臣与陈察：请君入瓮	/ 49
余则成与岑春煊：以假浑真	/ 51
苏东坡与陈独秀：随机应变	/ 52

外修篇

辟邪七章

勾践与慈禧：防苦肉计	/ 59
朱元璋与朱棣：防引蛇出洞	/ 61
朱棣与袁世凯：防两面派	/ 63
解缙与杭世骏：防记仇者	/ 65
赵高及其后辈：防真假不辨	/ 67
盛世才与国民党特务：防罗织罪名	/ 68
魏美人与王夔石：防轻信同僚	/ 70

祛魅金钟罩

晋惠帝与溥仪：防成长受限	/ 75
岳飞与于谦：防权力陷阱	/ 77
慈禧与袁世凯：防受人蛊惑	/ 79
韩信和司马懿：防兔死狗烹	/ 81
成济与梅殷：防背黑锅	/ 82



蓝玉与刘瑾：防地头蛇	/ 84
钱谦益与解缙：防相约以死	/ 86
伏尔泰与沈德潜：防接近权力	/ 88
明英宗与赵高：防蛮不讲理	/ 90
孙悟空与张百熙：防索贿	/ 92

断念篇

寡耻实录

乾隆与慈禧：忌死不认错	/ 99
唐太宗与宋徽宗：忌坚决不改	/ 100
袁世凯和蒋介石：忌虚荣心	/ 102
张岱与郑板桥：忌自命不凡	/ 104
异想天开的文人们：忌胡思乱想	/ 106
李慈铭与周作人：忌厚颜狡辩	/ 108
好比试的中外诗人们：忌争夺虚名	/ 110
隋炀帝与张德成：忌恬不知耻	/ 112
慈禧与林庚白：忌无自知之明	/ 114
端方与李少奇：忌见风使舵	/ 116
秦始皇是大学改名的先师：忌求取虚名	/ 118
朱元璋与拿破仑：忌不正视自己	/ 120
政工人员与看守所所长：忌无耻辩白	/ 121
“窃书不算偷”与“踢人不算打”：忌强词夺理	/ 123

不智九诫

黄检私刻奏疏：忌揭人隐私	/ 127
史思明与乾隆：忌不够敏感	/ 128
杨修与刘韜：忌揭人逆鳞	/ 130
郑板桥与冰心：忌不作调查	/ 132
戈雅与郭忠恕：忌招惹艺术家	/ 134



杨炯与李敖：忌拉郎配	/ 135
御史与沈德潜：忌不识时务	/ 137
刘冠雄与毛羽健：忌包养情妇	/ 139
苏东坡与沈万三：忌表现轻松	/ 141

不义镜鉴

曹操与乾隆：忌不尊老	/ 145
写错字的大人物：忌不肯认错	/ 147
朱元璋与曾国藩：忌打小报告	/ 149
李白与笛卡尔：忌趋炎附势	/ 151
辜鸿铭与李敖：忌行贿	/ 153
危素与钱谦益：忌做叛徒	/ 154
偷窥女舍与调戏妇女：忌耍流氓	/ 156
蹇材望与汪精卫：忌大唱高调	/ 159
清朝的那些旁观者：忌不得民心	/ 161
汪精卫与周作人：忌不能善终	/ 164
阿基诺与杨局长：忌笑出祸水	/ 165
薛道蕴与邹汝鲁：忌胡乱拍马	/ 167

无知谱

县委书记与印度外长：忌不知所云	/ 173
项羽与李自成：忌目光短浅	/ 175
张士诚与孙悟空：忌没有文化	/ 177
陈致中与李斯：忌不律己	/ 178
曹操与王振：忌刻板照章	/ 180
阿Q的古今中外：忌自我麻醉	/ 182
中国的“两个伊凡”：忌滥打官司	/ 184
古今张铁生们：忌以无知为荣	/ 186

→ 内炼篇

固本强元，自然百毒不侵

仁海六式

仁者无敌，海纳百川



孙权与威廉一世：不惧批评

读中外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专制时代，如果一个帝王对臣下还有所惧怕的话，那这个朝代就是再差也差不到哪儿去；相反，如果这个帝王百无忌惮，朕即国家，朕即真理，天不怕地不怕，而只有臣下怕他怕得要命的话，不用说，这准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年代。我们不妨来看一些例子。

三国时期割据江东的一代枭雄孙权，应该说是一个有为的君王。他的手下曾对魏文帝这么称赞他：“亲贤爱士，赏不择怨仇，而法必加有罪。”也就是这个原因，他才能在赤壁之战中一破曹操，在猇亭之战中再败刘备，成为天下三分有其一，谁也不敢轻视的江东霸主。就是那个谁也看不起的曹阿瞞也曾颇有感慨地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可是，就这么个英雄，他也有所怕——他怕谁？怕朝中老臣张昭。当年，孙权之兄孙策临死前，将孙权托付给了张昭。而张昭呢，对孙权也是有话就说，一点也不客气。《三国志》中就曾记载，辽东太守公孙渊因与东吴勾结，引来曹商讨伐。公孙渊便向孙权求救。孙权呢，也以为有机可乘，忙派大军一万并带大量财物去援助公孙渊。张昭以为此乃肉包子打狗之举，劝孙权不可如此莽撞，结果两人在朝廷上大吵起来。孙权大怒说：“张昭你总是在朝廷上跟我唱对台戏，我早就担心有一天会忍不住杀人！”张昭则以太后遗诏顾命来表示自己不怕死。两人是又骂又哭，谁也不服谁。结果，还是孙权重，给公孙渊派了人，送了礼。而张昭也不省油，告病躲在家里不愿再见孙权。孙权见他居然敢这么唱对台戏，就派人用土将张昭



大门堵住——意思是：你就死在里面吧。张昭呢，也在里面用土再堵一层——表示：我就是死也不愿见你这浑小子。可后来的结果证明张昭是对的：孙权派出的那些人和那些礼物真成了肉包子——礼物被公孙渊收下，人被他作为自己清白的证明送给了曹睿。孙权又一次“赔了夫人又折兵”！好在到底是孙权，他没有就是错了老子也要错到底的“豪气”，于是亲自到张昭家门去挖土赔罪，并作深刻检讨。事后提起张昭来，还深有感慨：“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也就是因为这点“怕”，他才能在群雄竞起的时代划江而治，保有江南半壁河山。而他的后代全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结果很快成为他人刀下厉鬼。

再比如说，曾开创了开元天宝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在他执政早期，也曾怕自己的宰相韩休——因为这个家伙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皇帝一有过失，他就会不依不饶，不弄个水落石出绝不罢休。所以，当玄宗由着性子干了什么坏事以后，他总是问左右：“韩休那家伙知道这事吗？”可又往往正在这么问时，韩休的谏疏就哪壶不开提哪壶地来了，于是兴致大跌，觉得自己真是碰上黑虎星了！左右见他这么怕韩休，被韩休弄得坐卧不安，就给他老人家提建议：“韩休做了宰相，您老人家比过去可瘦多了！干吗呀？究竟谁当皇帝呀？我看，干脆把姓韩的赶走，您老人家不就快乐多了吗？”玄宗呢，叹口气：“我虽然瘦了，天下却肥了。我用韩休，是为了社稷，不是为了我个人——要为个人，我早杀了他啦。还用你在这里喋喋不休？”

这样的例子外国也有。1862年，俾斯麦做了普鲁士首相。这家伙可有一手：不到十年，他就将千疮百孔的德国归为一统，并且迅速统一货币，发展经济，把德国变成世界经济军事强国。而且，像历史上所有要建设强大国家的臣下一样，俾斯麦对他的皇上威廉一世也是毫不客气，该批就批，该骂就骂，一点也不假以辞色。威廉一世当然也对这个臣下怕得要死，也恨得要命，但又不敢当面发作，只好回到自己后宫去砸东西、摔茶杯，有时气极了，还连宫中的珍宝也一块儿砸。有一次，他正砸得兴起，皇后心疼这些宝贝，就问他：“你是不是又受了俾斯麦那个老



东西的气？”威廉气哼哼道：“除了他，还会有谁？”皇后愤然道：“你乃一国之君，干吗怕他？干吗老受他的气——煎饼再大，也不能大过锅不是？”威廉像我们的唐玄宗一样叹口气：“你不懂。他是首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下面那许多人的气，他都要受。他受了气哪里出？只好往我身上出了。我当皇帝的又往哪里出？只好摔东西了。”

所以，真正的大仁大义者，是不惧怕批评的。见了批评就恼羞成怒的，只能是假仁假义者。

波茨坦离宫与贝格霍夫别墅：崇法敛权

说到纳粹，人们都会说纳粹统治时代是德国历史中最反动最黑暗的时期。要问为什么它是德国历史是最反动最黑暗的时期？人们又会举出诸如希特勒焚书呀，屠杀犹太人呀，发动战争呀，修建集中营呀等罄竹难书的罪行来说明。可我们能不能从一两件小事上的对比来说明纳粹德国时期的确比德国其他时期更黑暗更反动？也许行吧。我们来试试。

先看历史。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在位时（1871—1888），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他老人家在波茨坦修了一座离宫。这离宫什么都好，就有一点不好：它前面有一座磨坊，当威廉大帝在离宫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时，总是挡住视野，无法豪气冲天。为了弥补这点美中不足，威廉一世叫来磨坊主人与他带笑软商量：“你这磨坊值多少钱？说个价，我把它买下了。”磨坊主人却不是省油的灯，听了这合理化建议后翻翻白眼道：“我的磨坊没有价。”威廉一听，气得鼻子都歪了：“那好，那我就帮你把这一文不值的破房子给拆了！”于是来硬的：下令手下人把这眼中钉拆掉。磨坊主人也不阻拦——当然，阻拦也阻拦不住——他只冷眼旁观，待磨坊给拆得差不多了，他才嘟囔道：“身为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我德国尚有法律在。皇帝做出如此不讲理的事，我一定要诉诸法律。”于是，一纸状纸把威廉一世告到了法院——这事我们肯定觉得不可思议，哪家法院敢接这样的官司？可德国的法院就接了这磨坊主的状纸，而且让人跌